

落花

內出。阿三見其面目圓融，面皮如嫩麻人，益發大覺驚心。麥添使二人者，各帶一箇細瓶，內盛酒液，密藏於袖中。則謝李細瓶。李細樂、酒酣。麥添出二百金價李細瓶。以白金分勞二人者。復飲酒大樂。李細與二人皆盡醉飽。麥添乃辭入密室取阿三。麥添者去盜匪幾。平居甚與群盜習熟。度阿三今必不許我。非力取所不能。亦知凡女子最畏麻瘋之人。荷為所逼。心欲。而手不敢不中用。必為所污。猶懼阿三不必然。則非隨之以兵不得。兵之用。刀也。置於槍。尤宜芒芒蔽於口。而盡手足之能以取之。至於是。必為掩任人所為無以脫。則入密室視阿三。阿三伏面悲泣。飲食陳案中。一不飲食。既見麥添以夜午燄然至。阿三大哭呼救命。而夜九沉無他聲。氣盡無來救援。麥添遂前繼阿三之食之。阿三猶哭泣不敢半視。麥添遂前坐於阿三旁。阿三欲奔。麥添則執其手。敲刀齒中。忽大發門呼救命。於是麥添知非以力取。手足軟奈至於不能舉。釐倒以手掩面臥床上。麥添遂還其身而泣之。初之時。三猶悲呼有險功不已。良久良久。乃不呼。而以手掩面如故。良久良久。則從指微恨眼偷望麥添。則又大懼攣。然麥添接稱。安阿三加於李細瓶。阿三用身大福。念既已如此。身灰不可復矣。因為稍靳其恐懼。釋手大視麥。見其項以下肉不殊於恒人。手足乃無拘縛者。既釋大懼且飢。而麥添乃以語嚮之。使飯人立為盡燄飲食以來。乞阿三飲食。魚甚鮮也。肉甚割也。飯香人鼻也。阿三因為食之以甘。時已夜四鼓。阿三連日夜大勞其身。素洛歸疑。奈與同寢。盡以李細瓶今所為罪人自謂者告之。而失麥已非染麻瘋之人。阿三哭。祝李細瓶為火車報死路中。欲取李細瓶罵之。麥添偽言李細瓶已去。阿三為哭泣至於天明。及晨。麥添出送李細瓶與二人者歸路中。閉門不使阿三出戶。戶內則能自由。而麥添甚守護之。偶他去。亦以個人守護之。而飲食御用之皆不辱。從窗望戶外籬色空曠。累日不見一人往來。亦不能開聲。至是阿三知不能脫身。甚悔為李細瓶所欺。而細審麥添似非染麻瘋之人者。又非賣脫之人。中心為疑移易。後月餘。麥添見阿三三日就馴服。稍與出游山間。將木村外輒使毋逃。不隱說不能逃。逸必死。阿三可之。於是麥添遂逐李細瓶。別居。離阿三為婦。個人皆稱曰五安人。以麥添次在五也。阿三承之不辭。又徐益任心樂安於此。其貌麥添。妮妮乃有賦語來憐。麥添大樂。乃以家政持

方
茂

善政。但祇覺得慕沙里尼的專橫。結果所爲與西班牙的國情相鑒。結果

五齋
六公

鬼說怪。占卦扶。可憐夜半虛前席。

老

農
台
金

呂葵
造秋

維新

二十日

8酒
効云
天瑞

英記即工

百雜者
諸症第
同數前
年處

都竟

下惠贈無
畏寶服玉
三畏寶服

之

藥特也

江所害

澳門新馬路十二號

本授之

012

他人遠

1

又不得開支涉之賄。一九八則俄之中國
致有今日。要為中。日。政府不能完
之教育。其所以

牙醫鑲牙傳信務所

香港醫務所選往中環必打街舊糖士打行
二樓(即舊大鐘樓)香港大酒店右鄰新行
上落。電話二〇四八
九龍醫務所在油麻地彌敦道三五五號三
樓(即大華戲院斜對面)電話五八五八

欲覓工者請看

本行有西人造廚管店與街市古
厘介紹數人欲覓職業者請來中
環街市斜對面(即屈臣氏)二樓

[illegible][illegible]

廿年前盛

附誌為記

純粹國貨

各埠電器店均有發售

香港中環電器店發售

收衣箱
貯衣箱
儲衣箱
儲衣箱
儲衣箱
儲衣箱
儲衣箱
儲衣箱
儲衣箱
儲衣箱

現已重臨
仙此烟之
牌香烟挽
同香港中
金花香烟

烟時定有
界諸君
質味之

街市利同神效濟

症急亂霍治專水衆

一痛吐嘔痢

有生起死回生

齊效神為稱故功之

各藥店均有代售 水泉

尾塵、塌下一部份、事緣該處大雨滂沱、
 牆壁受雨水冲刷、業主雇工修理、

印紙 香港郵政總局

便等者研究膳宿費每月六元閣下
請付郵票香港深水埗荔枝角

紫雲山

食品一律降價

電話五九二
由八月初一至十四日止

各處均有代售